

編號：64

西河¹ 金陵懷古

周邦彥

佳麗地²，南朝³盛事誰記？山圍故國遶清江，髻鬟對起⁴。怒濤寂寞打孤城，風檣⁵遙度天際。斷崖樹，猶倒倚，莫愁⁶艇子曾繫。空餘舊跡鬱蒼蒼，霧沈半壘⁷。夜深月過女牆⁸來，傷心東望淮水⁹。酒旗戲鼓¹⁰甚處市？想依稀、王謝鄰里¹¹。燕子不知何世¹²，向尋常巷陌¹³人家，相對如說興亡，斜陽裡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周邦彥（公元 1056 – 1121），字美成，晚年自號清真居士。浙江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北宋詞人。少年落魄不羈，後在太學讀書。元豐六年（公元 1083），時二十八歲，因獻《汴京賦》而受知於宋神宗，自太學諸生擢為太學正。哲宗時任廬州（今安徽合肥）教授、知溧水縣（今江蘇縣名）、國子主簿、秘書省正字。徽宗時仕途較平坦，先後為校書郎、考功員外郎、衛尉宗正少卿兼儀禮局檢討等職。徽宗頒布大晟樂，召為大晟府提舉，為朝廷制禮作樂。晚年再轉州府，曾知隆德府（今山西長治）、順昌府（今安徽阜陽）、明州（今浙江鄞縣）、處州（今浙江麗水）等地。最後任南京鴻慶宮提舉，卒年六十六。

周氏詩、文、書法兼擅，而以詞的成就最大。他精通音律，創制不少新詞調，格律嚴整，如《六醜》、《蘭陵王》、《拜新月慢》、《荔支香近》、《玲瓏四犯》、《花犯》、《倒犯》等。今存詞一百八十餘首，有《片玉詞》、《清真詞》、《美成長短句》等不同名目版本。其詞多寫男女之情和羈旅離愁。周詞承柳永而多變化，市井氣少而宮廷氣多，且長於鋪敘，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，又善於熔鑄前人詩句，辭藻華美，音律和諧，具有渾厚、典麗、縝密的特色，是婉約派和格律派的集大成者，對宋詞以至於元、明、清及近代詞的發展，都有鉅大的影響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本題為「金陵懷古」，當作於金陵。近人羅懋烈認為是周邦彥作於溧水任內（公元 1093 – 1096），屬晚年的作品。周邦彥於哲宗元祐八年（公元 1093）知溧水縣，至紹聖三年（公元 1096），前後任職四年。由於當時朝廷

對地方官吏限制不嚴，周氏閒時出遊，不止於溧水一地。今存建康、江寧、茅山、琴川等地方志，均載有周氏作品。本詞收錄在《建康志·樂府》內，亦可印證羅懋烈的說法可信。

周氏詞多寫愛情、羈旅生活，懷古之詞極少。本詞撫今追昔，抒寫朝代興亡、人間滄桑之感，且以隳括古樂府《莫愁樂》及唐人劉禹錫《石頭城》、《烏衣巷》詩意而成，別具一格，與王安石《桂枝香·金陵懷古》堪稱雙璧。

三、注釋

1. 西河：詞調名。《碧雞漫志》記載唐大曆初，有樂工取古《西河長命女》加減節奏而成新聲。
2. 佳麗地：美麗的地方，指金陵。南朝謝朓《入朝曲》：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」
3. 南朝：東晉後，宋、齊、梁、陳四朝，均建都於金陵，史稱南朝（公元240－588）。
4. 髻鬟對起：像婦女髻鬟一樣美好的山巒對峙地聳立在清江兩岸。
5. 風檣：指張開風帆的船。檣：船上張帆用的桅杆。㊦[牆]，[coeng4]；㊧[qiáng]。
6. 莫愁：相傳為金陵善歌之女。南朝樂府《莫愁樂》：「莫愁在何處？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雙槳，催送莫愁來。」今南京水西門外有莫愁湖。
7. 壘：營壘。
8. 女牆：城上帶有垛口或射孔的蔽身矮牆。由於卑小，比於城，猶如女子之於丈夫，故名。
9. 淮水：指秦淮河，橫貫南京城內，南朝時都人士女喜遊之處。
10. 酒旗戲鼓：指酒樓、戲館等熱鬧繁華的場所。
11. 王謝鄰里：指烏衣巷一帶。本是東吳軍隊烏衣營的駐地。東晉時，王、謝等豪門望族居住於此。
12. 燕子不知何世：屋檐下棲息的燕子不知這是甚麼時代。劉禹錫《烏衣巷》：「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
13. 尋常巷陌：平常的街道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詞屬懷古詠史之作。全詞隳括古樂府《莫愁樂》和劉禹錫詠金陵之《石頭城》、《烏衣巷》兩首詩。全詞分作三片：上片起調至「風檣遙度天際」，寫金陵山川形勝；中片由「斷崖樹」至「傷心東望淮水」，寫金陵古跡並發出憑弔；下片由「酒旗戲鼓甚處市」至末尾，寫眼前景物及朝代更替的興亡之感。

上片開首兩句扣緊題目，為全詞的「總綱」，以「佳麗地」橫空發端，點出題目「金陵」二字，接下「南朝盛事誰記」一句，照應題目「懷古」二字；兩句一揚一抑，前句將金陵推上了歷史所賦予的令人艷羨的地位，後句帶出歷史興亡的無限蒼涼之感。詞人接下來並無交代「南朝盛事」的史實，純以寫景說情。「山圍」四句隲括劉禹錫《石頭城》：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詩意，寫金陵有山圍、江遶的雄偉屏障，而清江兩岸亦奇峰秀麗，只可惜人事變遷，孤城寥落；詞人將「寂寞」的感受轉向「怒濤」，謂怒濤寂寞而拍打孤城，這種擬人化的效果，大大加強了物猶如此，人何以堪的感覺。此時，征帆遠去，就更為眼前景色，塗上一層淒然冷漠的色調。

中片起兩句「斷崖樹，猶倒倚」亦突兀，斷崖倒樹，觸目荒涼，而此乃「莫愁艇子曾繫」的地方。詞人巧妙化用南朝樂府《莫愁樂》：「莫愁在何處？莫愁石城西。艇子打雙槳，催送莫愁來」，呼應上片「南朝盛事」。當年莫愁女在這裏笙歌鼓舞；如今卻「空餘舊跡鬱蒼蒼，霧沈半壘」，這種物是人非的情景，令人感觸。詞人再用劉禹錫《石頭城》：「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」的詩境，寫出月影移動，詞人獨立蒼茫，東望淮水，不禁呼出撼人肺腑的「傷心」二字。

下片開始，又與中片末的冷寂氣氛不同，「酒旗戲鼓甚處市」，既呼應上片「佳麗地」，也具體地回應昔時盛事，如酒簾飄飄，樂鼓咚咚的一片喧鬧景象。如今的情景，已大不如前。「想依稀」以下數句，詞人化用了劉禹錫《烏衣巷》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的詩境，以特寫鏡頭，寫燕子從望族的高堂，飛向普通街巷的人家，在夕陽的餘暉裏，相對呢喃。燕子無知之物，自然「不知何世」，其呢喃之聲，亦本無深意，然在詞人聽來，竟有極大的震撼與觸動，勾起古城盛衰之感，由人及物，則燕語呢喃，亦「如說興亡」了。

全詞懷古傷今，將現實和幻想交織，景色虛實並舉，疏密遠近相間，意境開闊，又善於融化古人詩句，一如己出，寫來疏蕩而悲涼，氣韻沈雄，與王安石《桂枝香》堪稱雙璧，為懷古詞中的佳作。